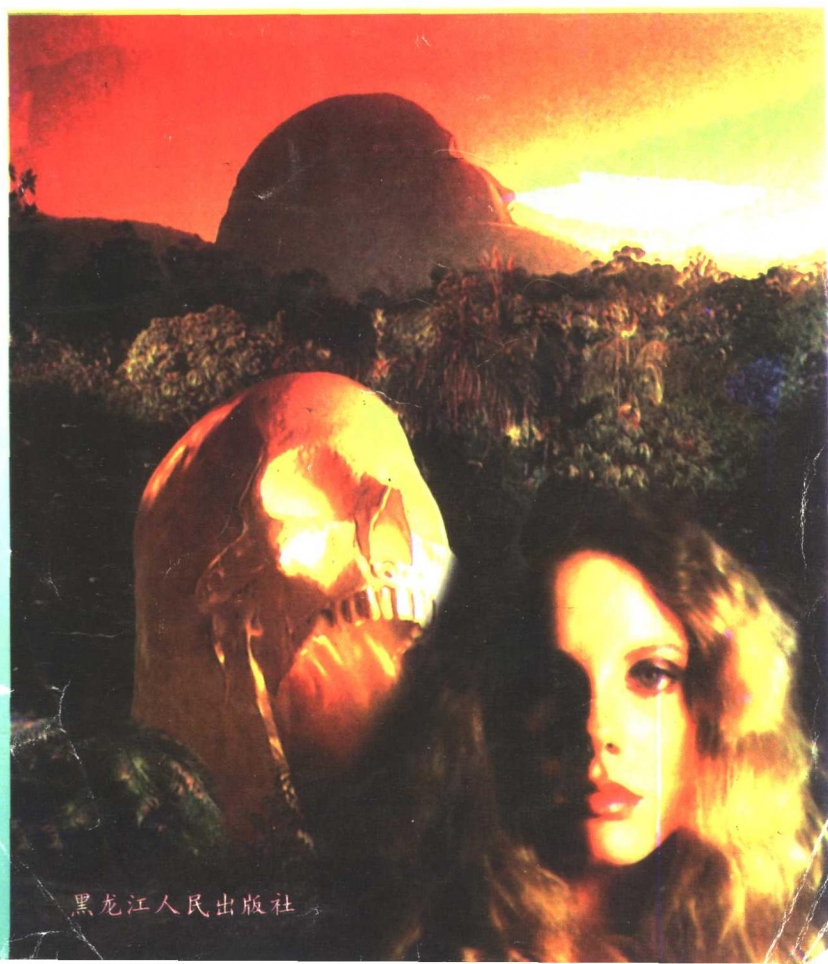


[日] 赤川次郎 / 著

无脸十字架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日本第一畅销书作家

无脸十字架

〔日〕赤川次郎著
宋明清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黑)新登字第 1 号
黑版贸审字 08-95-0007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责任编辑:沈海滨

封面设计:李法明

无脸十字架

Wulian Shizijia

[日]赤川次郎 著

宋 明 清 译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9.375 插页 4

字数:190,000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0,000

ISBN7-207-03284-6/I · 537 定价:11.80 元

目 录

序曲	(1)
星期一	(9)
星期二	(39)
星期三	(72)
星期四	(108)
星期五	(141)
星期六	(168)
星期日	(235)
又是星期一	(282)
结局	(293)

序 曲

他的情绪相当低落。

半夜睡意酣然，倾盆大雨使得视野一片模糊，卡车起初发动不顺，最后又因睡眠不足而头痛。

总之，宫川秀一的情绪相当低落。

加上坐在司机旁边的女友奈美江板着面孔，眼睛直盯着前方，更让他心情恶劣到极点。

“——现在，在哪里？”

“不知道。”

回答也是麻烦的，秀一拒绝回答，奈美江便勃然大怒。

“你生什么气！你一直犯错可别找我出气。”

秀一一直压抑着一股想回顶她的念头。不管如何，若不集中精神开车是很危险的。

快要三点了，卡车一直前进着，一瞬间眼前一片朦胧，一定是反射神经迟钝了。

若可能的话，真想去哪里的汽车旅馆睡上一觉。——现在连想拥抱奈美江的念头都没有，只是想睡觉。

但是又不能睡觉。明天早上——不，正确地说过了凌晨已经是今天了——不能不上班。不能够请假不上班的。

宫川秀一今年二十一岁，在一家小食品贩卖公司工作。大学二年级时辍学，陆陆续续换了几个工作后，最后在这

家公司稳定地做了半年多。

工作是装卸纸箱，用小型卡车运送。薪水虽然不是特别优厚，但途中可以时常揽活也还不错。

在揽活时邂逅了免下车简易商店的店员奈美江，看上她那大胸脯和性感浑圆的臂部，于是邀她周末去兜风。

结果竟是狼狈不堪，事先预约的旅馆弄错而无法住宿，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幢民宅，一间房间却挤了七、八个人。

一切毫无乐趣可言，回程时在这货柜车后座正想相拥温存一番时，又被警车发现而不得不作罢。

运气似乎一直很背。

“还没到？”奈美江以索然无味的声调说着，“我累死了。”

“忍耐点。我比你还累。”

“什么事都没做也会累？”

“你说什么？”秀一勃然大怒，瞋目直视着奈美江。

“哎呀，危险！——小心点。我可还不想死！”

“你啊，我真想宰了你。我保证一定做到。”秀一回答着。

两人一来一往的吵嘴反而好，至少视线可清晰些。沉默不语是最糟的。

车子驶向何处秀一也不晓得。大概在多摩一带。路上几乎没有穿梭的车辆，说不定还在奥多摩附近。

不论如何，山中居家稀稀落落，几乎没有超车撞击和正面碰撞的危险，但道路蜿蜒，也真令人头大。

在道路稍微变得笔直后，秀一瞄了一眼奈美江，不知

何时她已张着嘴睡着了。

“乐天的家伙，可恶。”他嘴里尽管骂着，脸上却无愠怒的神情，噗地一笑，眼睛又直视前方。

车灯前面冲出一名男子。秀一瞬间认为是错觉。

这地方不应该有人，不可能出现在车子的正前方。

仔细一看是名穿灰色雨衣外套的男子，猛然一踩煞车，前后不过零点五秒钟，但已来不及了。

嘎的一声已撞上了，眼前这名男子已消失不见踪影。

紧急煞车，车子向前滑行。

车子只滑行几尺。因撞击而惊醒的奈美江，不出声地开眼直视，身体紧缩一团。

他怎么这样从道路冲出来！——秀一蓦地只想到死。

车子突然停了下来。瞬间只有雨声，还夹杂着两人喘气的声息。

“你存心想害死我！”奈美江发出又高又尖的声音。
“算了吧！我已烦透了！”自己也喃喃自语地说。

秀一突然开口说话：“撞了人。”

“——什么？”奈美江突然降低声调问道。

“真的是撞了人。穿着外套的男人……”秀一停熄引擎说，“在那边。”便走出来。

天空下着绵绵细雨。

秀一往回走。——只是那么一瞬间，竟往回走了五、六十公尺。

男的在道路中间成一“大”字形躺着。由于正面碰撞反弹，因而倒在道路上。

那种速度、那种碰撞——秀一虽不认为有生存的可能性，但是心中却期待那男的会突然站起来笑着说：“不，没什么，我很好。”

他以期待的心情走近那男的身旁。

当然不可能出现那情形。秀一弯下腰直盯着男子的面部，暗暗的瞧不清楚。突然光线照射，他惊愕地回过头，奈美江手里拿着手电筒站着。

“借一下。”

手电筒的光照在男子的脸上。——出人意外的一副年轻容貌，顶多只有二十四、五岁。

那人看起来似乎在睡觉，但手腕脉搏已不跳动。秀一把手伸进他的衣服里摸摸胸膛，心脏一点也不跳动了。

“死了吗？”奈美江小声地询问着。

“啊，死了。”秀一站了起来。突然奈美江喊叫，一直尖叫着刺耳的声音。

“住口！喂！——过来！”秀一猛摇奈美江的身体，掴了她一巴掌，但是奈美江一直喊叫着。

“住口！住口！”秀一的怒吼声，不知何时已经和奈美江的嘶喊声相近了……

佐知子猛然张口打了一个大哈欠。

这举动也许有点失礼，但不论是怎样的美女，凌晨两点想睡觉也是无可厚非的。

“已经到了。”刚才车子一面行驶，一面一直说“马上就到了”的是一名年轻的男子。

“真抱歉。”这已是他第十次道歉了。

“好了，这不是坂本先生的过错。”佐知子说。

“你要是知道这是辆老爷车，便会臭骂一顿这车子的主人。”

佐知子最后笑了出来。坂本虽然一本正经地说这事，她依然觉得好笑。

“下次用年终奖金再买一辆车子。”坂本不厌其烦道歉着。

“好了，不要介意。一个晚上抛锚三次，真是罕见的车子。说不定可成为古董。”

“真对不起。”

坂本一副恨不得钻进地洞里的腼腆模样。他生就一张畏缩、怯懦的脸。

他年纪已有二十七岁，但看上去，比二十五岁的佐知子还稚嫩。

佐知子的额头及眉毛清楚地显示出她刚毅的个性。现在双眼稍稍睡意惺忪，但目光看起来一直注视着某物，嘴唇紧抿着。这般年纪因身材娇小，给人一种端庄、利落的感觉。

至少对坂本而言，她是天下第一美女。

两人因工作地点接近，中午吃饭时在店里邂逅结识。正确地说是坂本对佐知子一见钟情。

约会连这次算来才第二次。

坂本买了一辆中古车，夜晚到横滨兜风，说说俏皮话的确不错，但是……第三次抛锚时，雨中掀起车盖，车子

发出隆隆声响。那时，佐知子手里撑着伞站在一边，眼前便是这般情景。

“——啊，终于抵达了。”在佐知子公寓前停车熄火，坂本松了一口气说，“现在车子散架也没关系了。”

“胡说八道。”佐知子噗哧地笑了，“无论如何送我回家真是谢谢你了。”

“没什么。真的——”

“好了，不要一直道歉嘛。只是明天会稍微睡眠不足。”

“那……”坂本搔搔头。

“啊，手上沾了油，脸也是。你来屋里洗一下。”

“佐知子小姐的房间？”

“要是进了他人的房间会被误认为强盗。”

“方便吗？”

“嗯。洗了手便回家，不妨碍你明天工作吧？”

“那……当然。只是……”

“什么？”

“我想也借一下洗手间可以吗？”——两人便跑进屋檐下。

“二楼，”佐知子先上了楼梯，“请轻声慢步。”

那是幢虽小但整齐、公寓式的三层楼建筑物。几乎都是单身女子公寓，佐知子在二楼租了一个房间。

“——啊，请进。”她开亮灯进了房间。

“对不起了，”坂本战战兢兢地走进来，“哇，真是漂亮！”

“请不要四处张望，乱七八糟的。”

四张半榻榻米大的客厅厨房，里面是个六张榻榻米大的房间格局。佐知子的房里绝不放无用的物品，因而房间井然有序。

“那是洗手台。浴室里有热水可以洗手。”

“抱歉。”

坂本清洗手上汽油时，佐知子将水壶放在瓦斯炉上。哎呀，连一杯水都没有的话，就太过意不去了……

本来这幢公寓是单身女子租赁，然而邀俊美男士夜宿已成时髦，早上和男子一起走出房间，即使和他人照面也不觉得腼腆。这时代，这种事已无女性觉得惊讶。

“——谢谢。房间井然有序。”坂本一面用手帕擦拭手和脸，一面走过来。

“请坐。马上泡杯红茶。”

“方便吗？真抱歉。”

真是喜欢致歉的人，佐知子觉得好笑。端出红茶时电话声响起。

“这时候……失陪一下。”

佐知子拿起听筒说：“我是宫川。”

“姊姊！请你出来一下！”

“秀一？我刚出去才回来。什么事，在这个时候？”

“出了一件大事……”

“什么？听不太清楚。你说什么？”

“现在，是公用电话。——撞了人了。”

“什么？”

“车子撞了人。人已经死了。”

无脸十字架

佐知子半晌不出声。

“喂，姊姊。你有没有在听？”

杀了人。佐知子脸上已面无血色。

“姊姊！请回答。不只这样，还有其他麻烦……”秀一的声音颤抖着。

星期一

一、死亡男子的信

凌晨三点。——雨已经停了。

佐知子在黑夜中，驾驶着向坂本借来的中古车。

弟弟撞了人。那种冲击还在佐知子的胸中，但她下定决心要从混乱中稳定情绪。

是这条路吗……。这件事一直使她心中不安。秀一支吾片段的话似乎不甚可靠，但是这条路是单行道，不会弄错。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坂本担忧地想知道详情，但佐知子却向他恳求：“请不要问，请帮帮我。”因为喜欢佐知子，不论她拜托何事，坂本都不会拒绝的。

但是，即使对方是坂本，也不能告诉他说是要协助犯人逃亡。照理来说，一个力气大的男人胆子也大才是，但……。

坂本虽是位心地善良的好人，但毕竟和她相知不深，因而不能拜托他做这种事。再说他也不是付了钱便可任意使唤的男人。

不论如何，目前只得一个人解决这事。

佐知子和秀一的双亲在佐知子刚进大学后不久，便因

飞机失事过世。佐知子便辍学工作照顾弟弟。

不知是不是佐知子过于能干，秀一什么事都一味依赖姊姊。

这样是不行的，佐知子自己也知道。但秀一却要从好不容易才考进去的大学辍学时，佐知子托了熟人介绍才为他找到的工作，他却又率性辞职了；那时佐知子勃然大怒，心想已经帮他两次忙，以后再也不理他了。但一个月后秀一打电话来时，她还是送了一笔钱给他……

然而这次……这次与往常大不相同。撞死了人，付钱致歉仍无法了事的。

不论如何，得先知道情况。如果可以断定双方都有过错，那还有希望，但依电话中秀一的口气听来，似乎是秀一不注意前方驾驶车辆所致。

而且，似乎还有其他问题。

“不仅这件事，其他事也很麻烦……”秀一这样回答。

究竟是什么事？撞死了人已够……

道路连续转弯，佐知子稍微减慢了速度。自己是不能出车祸的。凝神驾驶着，情绪反而略微轻松些，因为没有时间去胡思乱想。

秀一的说明若没错，照理就快到了……。这辆坂本的老爷车，只要不抛锚就好了，佐知子心中期许着。车子已行驶好一阵子了，肩膀酸疼起来。她告诉自己振作精神，一边打起精神苦撑。

看见前面停了一辆车熄火靠在路旁，是这辆吗？佐知子减速。秀一从道路中间冲过来，在前车灯照射下挥着手。

佐知子将车驶到路旁熄火。

“——姊姊！我以为你不来了呢！”秀一跑过来望着车窗说道。

佐知子走出车外，蓦然赏了秀一一耳光。万籁静寂的夜里只听见那声音。

“姊姊……”佐知子又赏了他一耳光。

“对不起……。我实在不知如何是好……。真的。”又再度响起耳光声。

佐知子一直直视着垂头的弟弟。

“既然道歉，为何还做！”接着又说，“——算了。不论如何，现在不能再提那事。尸体怎样？”

“在那树林中。”

“带我去看。”两人走过马路。路上没有其他来往的车辆。

“那女的呢？”佐知子询问。

“啊？”

“反正你们是在一起。在车上？”

“在刚才去过的汽车旅馆。我怕她歇斯底里发作……。我安置了她之后才折回来。”

“那女的不要紧吧？”

“嗯，她倒是没事。”

佐知子不语地摇摇头。用手电筒一照尸体，佐知子说道：“好年轻。”

“嗯。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在这种地方……。他突然冲到马路中间。我虽然踩了煞车，但下着雨，已经来

不及了。”

“在哪里撞到的?”

“嗯，这里。”佐知子站起身来环视四周。附近全然瞧不见住户。尤其在这时候，天色若不明亮是瞧不见的。

“从哪一边跑出来?”

“不知道，完全不知道。”

“检查时他已断气?”

“嗯，是的。”

佐知子一面喘息一面往下瞧那年轻男子的尸体，询问弟弟：“——你说还有其他麻烦，是什么事?”

“嗯……那是……”秀一不再说下去，从毛衣的口袋中拿出一封折叠的信。

“这是?”

“我想调查这男子身分。一搜里袋找出这封信。”

“信?”

“不是普通的信。”

佐知子接了那封信从林子里走出来，走向秀一的车子，问道：“公司的车?”

“是的……。明天——不，今天早上非归还不可。”

“你擅自借用?”

“嗯。”

“笨蛋。——损坏了没有?”

“缓冲档略微凹陷，只有这样。补一补涂料就行了。”

“哪里?”

“这边。但是，这车已相当古旧，不太明显。”

“但是，一发现尸体，警察便可推断这车。”

“是的。”秀一似乎已经麻痹了，漠不关心地回答。

佐知子坐在驾驶座上，打开车内灯。看着手中的信，一时茫然。那是封剪贴的信。有报纸、杂志、其他广告宣传单的铅字。这封信是这样写的：

“你女儿在我这里。三日内请准备五千万。今天是星期一，至星期三为止。女儿藏在谁都不知道的地方。我保证她可活一星期，下星期一你女儿一定会自动没命。不可以联络警察，金钱请准备一万元纸钞一千万，五千元纸钞一千万，一千元纸钞三千万，当然不可记下钞票号码或使用新钞。星期三联络。”

佐知子复诵那封信的内容。五千万、一星期、一定会自动没命……。

“秀一，这信有信封吗？”佐知子询问道。

“嗯，是这个。”

秀一拿出来的是极寻常的褐色信封，没有写收信人姓名。信封也打开着，尚未用胶水黏贴。

“只这些？其他呢？”

“其他尚未搜查。”

佐知子将信放进信封里，说：“搜搜看其他的口袋。”
掏出所有的口袋，只发现了一张名片。

K 产物公司课长真山一郎

“这个人的名片？”

“这么年轻！胡说八道。”